

生活問題

經濟獨立問題的我見

春華

姊妹們，弟兄們！讓我也來說幾句關於經濟獨立的話罷！

本刊第三期上我們的秋鴻姊曾經說過：『婦女被天然制限，在爲母這一種人類天職的重荷壓的吃緊的時候，原須社會扶助。但女子也並非天生的一種在兩性天地以外不能奮飛的燕鶯』。秋鴻姊又說：『我們女性若真需要經濟獨立，一面固須認明爲妻爲母彷彿男性爲夫爲父，速展雙翼飛在兩性天地以外翱翔……』。伊這肯定女子勞動能力，認明女子勞動責任的話，在女子經濟問題上的確極其重要。簡直就是女子經濟獨立問題的前提。女子倘沒有勞動能力或勞動責任，還能說什麼經濟獨立；經濟獨立還成什麼問題呢？所以肯定女子經濟能力，認明女子勞動責任這兩事，在經濟獨立問題上確極重要；我願意比秋鴻姊較詳地說一點。

第一，普通人以爲女子沒有勞動能力，沒有知識能力，那是錯的。在這一點上，海格駁反對女子參政理由的話，頗中肯綮。海格以爲——女子在經營生活的必需上，常與男子有同樣的肉體力忍耐。在柏林，常有搬運大東西的女工；在茂里，也很有女子做清道夫或煉瓦扛搬夫；在加不里島，也有男子兩人將旅客行李抬到女子肩，女子一人背了許多路的事。並且無論哪一國，多少總有假裝男子，混入男子

隊裏活動，使男子嘆服的例。說女子體力不及男子，完全是無稽的。——這個斷案很不錯；我們就拿中國的實例說，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第三期上歷冰先生文中的第二段；差不多已經把「女子也並非天生的一種兩性天地以外不能奮飛的燕鶯」一句話明明白白地證實了。

那女子沒有知識能力一句話，也是靠不住。這個靠不住的斷定，我固然很抱歉，不能舉出中國的幾多人來做例；但要曉得這與「知識機會」有關係。我們萬不能將因為沒有「知識機會」沒知識的實事，混證明那因為沒有「知識能力」沒有知識的幻想。關於這一點，海格底意思也很不錯。海格以為——女子知識不及男子，是因為女子沒有男子那麼教養的緣故。現在的女子和男子通盤地比較起來，固然女子的知識差些；但這差些卻不一定就是女子知識能力差些的證明，倘就勃洛賓 (Elisabeth Barrett Browning)、喬治瓊特 (George Sand)、喬治厄里娥 (George Eliot)、瑪爾蒂娜 (Harriet Martineau)、奧司天 (James Auden) 等女性考察一番。便不會說女子知識比男子差些了。

第二，承認——或實際——有能力，卻不願去勞作的，也是錯的。基爾曼 (Gilman) 的「婦女與經濟」裏說：

「經濟界生產與分配上的各種活動：如各種技藝，手工，工業，商業，以及政治，宗教，或隨科學發達而起的發見，發明等等，都是自己保存的活動，男女應該共同均平參與的。例如教人，統治人，及製造東西，裝璜東西這些事，原本不是性的作用，正是種族的活動。然而我們在這些活動上面

，竟也胡亂分出男女來，一切人類進步的活動，全都成為男子底特權了』（第三章）。這是歷來的兩性關係。歷來男女關係，簡直『一切人事都劃出男女界限，男子劃去了人事的大部分，剩下給婦女的領域，只有性的作用一部分了』（同章）。

這是很不妥當的關係。這不但人以外的生物沒有這種經濟關係的成例——如基爾曼夫人所證明的，——就是在人類的兩性關係上，也有很壞的惡影響。

『這過渡的兩性差異，於個人及人類的進步發展極有妨礙。人類兩性，現已有了超過可以安全運行第一義的機能的差異，與足以激起兩性吸引力的第二義的特徵的差異。這於自己保存底歷程，原本有礙；一面於兩性所以有差異的種族保存底歷程，也有不少的不利。因為：我們將性極端區別出來，容易使兩性特徵炫耀到病的境界，成為阻礙為父為母的職務的耽擱狀態』（婦女與經濟第二章）所以我們對於本問題，極注意肯定女子勞動能力與承認女子勞動責任這兩點。姊妹們呀！我們，一切工作都會做的！都該去做的！我們努力來學習，努力來做事，努力來在『剩下的領域』之外開闢新的海闊天空的領域呀。

經濟獨立的前提既經確定，其次請說經濟獨立的意義。

我們清淨地想來：經濟獨立，原只是相對的名詞，並不含有絕對的意義；倘從絕對的意義說，一切生物，又何嘗有所謂經濟獨立的生活。僧們看呀：動物，經濟上不是依賴着植物生活，人類，經濟上又不

是依賴着植物和植物生活麼？就是人類相互間，經濟上也豈能各各做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的地步，能夠彼此相變獨立而生活，不相維繫而生產？倘必要實現絕對意義的經濟獨立的？人生在這宇宙間，我看只有一法，就是拋棄人生。但這是何等駭人的矛盾的言詞呵！我們正常的理解力，難道肯允許我們承認這麼謬誤的解釋麼？

我們理解力所能承認的經濟獨立的意義，決不是這樣。我們承認經濟獨立第一個要點，是在經濟生活上有所取也有所與。像現在多數出嫁的姊妹們，一切調度，——無論是錦衣敝服，無論是矮屋高樓，——都只是顯示伊的丈夫的經濟力量的招牌；都只是聲明伊的丈夫的經濟狀況的啓事。丈夫生產，分配；妻子使用，消費。丈夫賢勞操作，慘淡經營；妻子安閒吃喝，任情裝飾。只見珠滿身，玉滿身，從不見手有痕，腳有痕。這是人間一種極羞恥的事，不是吾們有知覺的姊妹們所該插足的！不，這是生物界一種極羞恥的事；不是人類的我們，是少有這種特例的！

第二個要點，是在經濟生活上得籌畫也得處分。像現在多數出嫁的姊妹們，多只有心臆，沒有財囊。現在幾個沾染歐風的姊妹，手上固然有精製的財囊提着；可是那精製的財囊，本質上多半和乞丐手裏粗造的竹籃一樣；因為彼此都是討來的。討的方法，固然彼此不同主義，乞丐是要人動憐憫之情，妻子是要人動愛憐之情；討的成績，固然彼此不同等級，乞丐討得的僅少，妻子討得的有時很多；可是酬報這個很多，卻常有一個不會用來限制乞丐的一個圈限，——就是伊的用途必須是他的認可；姊妹們自己並

沒有獨立的籌畫權也沒有獨立的處分權。這種現象，當今之世極其普遍存在；不但坐食的如此，就是自食其力乃至養活丈夫的也是如此。這實在不是經濟獨立的生活。所以我們認識：第一個要點「有所取有所與」之外，還有第二個要點「得籌畫得處分」。這並不是我們苛刻，強要加上這個要素，實是我們從他們男女共認的事實抽象出來的結論。僭們能認牛馬生活為經濟獨立的生活麼？但牛馬卻是自食其力的。足見單單自食其力——即只具備第一要點——並不能算是經濟獨立；要在經濟獨立名下生活，還須獲得經濟的處分權了。

以上所說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關於生產的，是關於我們責任方面的；第二個要點是關於消費的，是關於我們幸福方面的。我們經濟獨立的意義，全只能實現在這生產與消費能夠共同參與，責任與幸福能夠共同受唯一的現象中。除此之外，不要冒充罷！冒充本身，也是一件罪過啊！

然而這只是經濟獨立經常的意義，並不是無論常變都可適用的意義。我們要使這意義不致被人誤解，還須加上一點制限的說明。這制限是關於第一個要點即生產方面的；所以我要說的，就是在明確情狀裏，缺少第一個要點，就是不生產，仍可稱為經濟獨立。

據我的知識說來，在左列三種情狀中的婦女，倘只不生產——就只握有經濟處分權——仍不妨稱為經濟獨立：

一 正在學習工作技術的婦女

二 疾病 損傷，衰老，不能工作的婦女

三 孕育着兒女的婦女

我已經說過，經濟獨立只是相對的名詞，彼只能在我們力量所夠到的範圍內有意義，可以算是一句話。而這三種，是婦女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第一種似非必然，但也難以略過），在這必然上面，——正如在別的必然，例如山崩川竭，——經濟獨立自然失了人倫上的意義。我們現在都知道說，女子經濟獨立須要經濟制度有過根本大改革；但經濟制度有過根本大改革的俄國。也還在法典上規定着這三種制限。倘還其空想責備求全來講經濟獨立，女子一面因須用禁慾主義或防止懷孕方法來，避免第三障礙；男女共同，想也還須求那吃了智慧果便可不學而能的神祕界來避免成一障礙，也還須來那西方極樂世界來避免第二障礙。這是怎樣地非社會的，超現實的結論呵！不是論理的遊戲麼？所以我敢於加上這三個制限，並不是無意義的事。

姊妹們呀！我們認識了這意義呀！再則，來實現了這意義的生活呀！

經濟獨立的意義既經認識，其次請講經濟獨立運動的要點。

實現真正——社會的——經濟獨立生活最終極的方法，自然是改革經濟組織。因為那樣纔不至於仍然隸屬特殊階級的或一個人，或一團體，仍然帶着非獨立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那樣纔不至於對家獨立，對社會上特殊的人仍然不獨立，——仍然不得處分我們生產的結果。

然而「遠水救不得近火」！我們當面問題，還是要想當面的解決法的！也只有當面的解決法，纔是正當的解決法。

我們並非不能憑想像描摹那理想鄉；但我們當面的現實卻並不許我們描摹那理想鄉。我們並非不憧憬那新社會；但我們當面的問題，卻並不許等那新社會實現了纔解決。這正如勞工的理想是社會主義的實現；但僑們卻不能不在社會主義實現之前講勞工運動。誰能說減少工作時間不要運動麼？誰會說增加勞動工錢不要麼？除了特殊階級的人們哪！

我們知道排斥一種運動共有二種方法：一是鄙棄作不足道；一種是抬舉作一時決難實現的妙諦。無論何種運動初起時，各個反動者總不出這二種中的一種。二種的觀念雖然不同，二種的意志卻是同一，——就是想將這運動排斥在現實以外。我們不能相信這種說法，——不但鄙棄的不信，就是抬舉的也不信。我們相信的，只是理想該在這現實中尋找。我們縱要講理想，我們也決不講烏托邦的理想，要講以現實為基礎的新理想。

我們只能說改革經濟組織是經濟獨立最終極的方法；卻不能說除此以外現今無事可做。我們說工作少機會，報酬少，是不錯的；可是說為此就不必謀經濟獨立，卻就錯了。錯點有二：一誤兩性共同問題作女子獨特問題；一誤用難問題來解決容易問題。所以我以為根本獨立固不可忘，第一步——家庭的——經濟獨立也不可少。

所以我要說出現在我們經濟獨立應該運動的要點（改革經濟組織的事，這里不必列舉，那是兩性共同的經濟獨立運動應有的事）：

- 一 取得家庭裏男子一樣的教養期間，（學習勞作技術）。
 - 二 取得社會上男子一樣的勞作機會。
 - 三 取得社會上男子一樣的勞作報酬。
 - 四 取得家庭裏丈夫一樣的處分權利。
- 我們須向這各個要點努力，不得勿休！
- 我們須拋去各種謬想和惡習：

- 一 須拋去工作到結婚為止的謬想，於勞作條件得過且過地不注意改善。
- 二 須拋去以順爲正的謬想，不要輕易爲人懷柔政策所壓服。
- 三 須拋去不肯獻身地運動的惡習，瞻前顧後疑不清楚。
- 四 須拋去做事無恆心的惡習，昨天結合今天散。

我們都須確信男女共同應走的道路之外，這就是我們應走的道路。凡是多試走的，就離理想近一點，——如東西洋的女子——凡是少試走的，就離理想遠一點。姊妹們呀！我們走罷，走罷！確定了意志走罷！貯滿了力走罷！歌唱着悲壯的進行曲走罷！

不要路上怕寂寞，有吾人類之半而強的姊妹相伴！不要路上怕跌倒，有各國婦女經濟獨立運動的信史可憑！

我們更不要怕男子不能理解，我們確信在工作顯出工作力來，在運動表出組織力來的時候，就是男子能夠理解的時候。也只有這個時候，纔是男子能夠理解的時候。

空言是無補的！起來走罷，走罷！勝利先生等着我們了！但他在前途，不是在這里。

這是我的見解。

（婦女評論）

女子經濟獨立問題

王警濤

一 女子經濟獨立問題的由來

在人類部落生活時代，人口稀少，自然物資，又極豐富，人們只須利用自然物資，便可安樂生活；所以這時於經濟生活方面，並沒有發生不平等的狀態。此後人口漸漸地多了，自然物資也漸漸地不夠用了；於是人類不得不應用腕力和智力，設法增加生活必需的物資。但這時候，只靠男子工作，生產物資，便已够用，不必女子多要在生產上工作；於是女子就依賴男子工作所得的生產物資來生活了。加之，什麼道德，禮教，貞操等，鼓勵國內關外的制度，婦女們也就自安於只能消耗不能生產的地位，恬不為怪了！嗣後，人口繁殖愈快，人類底慾望也愈增，這時彷彿馬爾薩斯所說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增殖，有

超過食物範圍以上的恆常傾向」於是人類就起了一種苦於食物不足的恐怖！

到一七三八年，歐洲發生了「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這產業革命的動機，不消說，是機械發明激成的。機械發明的結果，手工製造品，不如機械製造的敏速經濟；因此家庭工業，一變而為工場工業，向藉家庭工業生活的女子，也就陷於不能生產的地位了。到了現在，姑不論人口繁殖的速度如何；只拿生活程度而論，確是一天萬似一天。第四階級的女子，忍不住飢寒交迫，自不得不投入工場去工作，藉以領取勞動的報酬，以補助自己的家庭經濟。然在現在的工廠裏工作，雖可取得低微的報酬，藉以糊口；但終日匍匐於資本家脚下，仍然脫不了奴隸生活；就是仍然不是正當爭回女子的生存權和勞動權。換句話說，就是仍然算不來真正的「經濟獨立」——於是女子經濟獨立問題就應時而生了。

二 資本主義下的女子經濟獨立

有些不諳第四階級女子生活狀況的人們說：『女。子。的。天。職。，。是。做。母。親。，。教。育。兒。童。，。以。求。人。種。的。進。化。，。女。子。該。以。這。種。事。務。為。勞。動。，。不。當。汲。汲。於。經。濟。獨。立。問。題。』。這種母性主義的主張，就算合於真理，也不適於時代潮流了。我們試想：第四階級的女子，因經濟壓迫，快要餓死，男子在社會上得來的工資，又不能兼養她們，她們怎能不拋棄管家婆的職務，自己出來謀生活獨立呢？

但或者又有人說：『在資本主義的工場裏勞動，一定是得不着人的生活』的；男性勞動者，曾和資本家作過幾回階級戰爭；可是現在還是做資本家的奴隸；什麼工場管理權，什麼剩餘價值，不過是學着口

頭筆下的一個名詞罷了！更說不到八點鐘工作，八點鐘教育，八點鐘休息。若要女子盡入工場，既不能脫離奴隸生活，又喪失了兩性間家庭的幸福，這有什麼利益呢？第四階級的女子，投入資本主義的工場裏去作工，果然得不到『人的生活』的；但末始沒有絲毫的利益。山川菊榮氏說：『……男女平等的教育，及待遇的要求，並不是要求撤廢兩性間本來的自然的性別，不過是要撤廢過去的社會及經濟組織在婦女生活的周圍作成的種種不自然的人為保障；因此而使婦女順應新的社會組織』。況且在資本主義下面勞動，待遇雖不合理，工資雖很低微，然可藉此有獨立的收入，不復成為家長的私有物，而直屬於社會，和男子成對等的人，喚起她們對於生存權和勞動權的自覺，自己去支配自己的生活。這樣，她們既可去掉依賴生活的壓迫，同時又可建設社會生活的形式；而此後的勞動運動隊中，也可多一批女性戰鬪員，豈不勝於忍寒挨瘧的死做管家婆嗎？

三 第三階級論和第四階級論

同是討論女子經濟獨立問題的人們，却又分出第三階級論和第四階級論兩派來：

主張第三階級論者說：女子之所以成為男子之附屬品，無非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職業上，財產上，不能和男子平等所致。若女子能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則女子的智識和技能，未必遜於男子；若職業解放了，女子就可以自由選擇職業；若法律不偏護男子，女子也有受遺權和繼承權，則女子就可自己管理財產，生活也得而獨立了；若政治上許女子活動，則女子未始不能獻身社會做偉大的社會事

業。果爾，則女子問題一切葛藤，都可解決；而女子經濟獨立問題，也自不成問題了。

主張第四階級論者說：男女在教育上，職業上，財產上的平等，果然是女子解放問題中的重要問題。但這些平等，須是女子得到經濟獨立以後的結果，並不是解決經濟獨立的方法；而且只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並不是全體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我們討論女子問題的人，應該着眼於第四階級的女子，就是最下層最多數的女子，不該只顧少數的特權階級的女子；而把第四階級的女子置之不問。換句話說：我們要求女子解放，是要求全體女子解放，並不是要求特權階級的女子解放。特權階級中的女子，有遺產可承受；有財產可管理；有受教育的能力；有得到職業的機會；他們就可經濟獨立了。若第四階級的女子，是沒有遺產可承受的；沒有財產可管理的；沒有受教育的能力的；沒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機會的；如何能談得到經濟獨立呢？所以我們要求全體女子解放，認定經濟獨立為第一步。

四 怎樣可以真正的經濟獨立

我是贊同第四階級女子運動的一個，當然是同意第四階級論者的意旨了。但我並非承認解決女子經濟獨立問題，就是解決女子問題全部；却是相信解決經濟問題，確是解決女子問題的第一步。第一步若不能解決，其他的可不必說了。譬如小孩走梯，第一步若走不上，如何能希望他達到梯頂呢？

現在第四階級的女子，忍不住經濟壓迫，漸漸出而謀社會生活了；這是第四階級女子嘗試社會生活的

初步。因此或能了解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爭回她們的生存權，發揚她們的勞動權呢。但是在現在資本主義下面勞動，算不來真正的經濟獨立；因此世界的女勞動者應該和男勞動者手攜手兒共同從非真正的經濟獨立走入真正的經濟獨立；但真正的經濟獨立又怎麼樣呢？簡單說一句：就是大家能擔任經濟生活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種辦法，在現存社會經濟制度下面，是絕對做不到的；因此，現存私有財產的經濟制度，便有改革的必要了。

（婦女雜誌）

女子怎樣纔能得到經濟獨立

漢俊

（一）

女子在現在社會上處的是甚麼地位？在男女相互的人格上，人類健全的進化上，現女子所處的地位是否非解放不可的地位？關於這兩層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我也曾在去年『星期評論』底新年號上作過一篇『男女解放』討論過，（當時雖然有許多人誤認那篇文章是有意『侮辱女子』，其實那篇文章敘述女子在社會上地位的一節，只是敘述的現存事實，並不是我底主張。現在讀書界底判斷力比那時要進步，或許不至有人還有那種誤會了）；或許將來也還有討論的機會，況且現在除了一般保守派以外也沒有人不承認『女子應該解放』，就是主張『性的問題不是重要問題』的人也是承認的；所以這一層可以暫時擱着不討論。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怎樣達到解放底目的。

(一)

我們要討論這一層，又非先研究女子之所以隨到了現在地位的原因不可。據以前討論的結果，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女子之所以隨到現今地位，完全是因為女子在經濟上失了獨立」就是主張「性的問題不是重要問題」的人也是承認的。我們可以分成兩種見解：一種，是認原因在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職業上和男子不平等，就是所謂第三階級的見解；一種，是認原因在女子在經濟上失了獨立的，就是所謂第四階級的見解。我是取第四階級見解的；我是認「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職業上和男子不平等」，不是「女子隨到現在地位」的原因，反是「女子隨到現在地位」的結果的。

關於這兩種見解的批評：我因為不是現在所討論的主要題目，不能深入，只好等機會再來詳細討論。我現在只簡單為諸君聲明一聲：女子是負二重桎梏的：第一是女子因對於男子的社會的依賴主義的結果，就不能不呻吟於社會的不平等地位。第二是女子因經濟依賴主義結果而發生痛苦。這因社會的依賴主義而發生的痛苦，由法律上形式的平等雖然可以緩和；但如果經濟的依賴主義不消滅是不能完全剷除的。因為經濟的條件是決定社會的條件，經濟的條件是不改變，社會的條件是不能改變的。別的我且不說，只請諸君看看現在社會底情形！在現在社會，男子除了惡人，白痴，神經病者，在法律上教育上職業上個個都是平等的；在實行了普通選舉制的國家；她們在政治上也都是平等的。但她們不是處在非政治解放不可的地位的人有幾個？所以我們敢說：女子所以隨到了現在地位，完全是因為伊們在經濟上失了獨

立。

我們既然曉得了女子所以墮到現今非解放不可的地位，完全是因為女子在經濟上失了獨立；我們應該曉得女子要從這地位解放出來，非先在經濟上得到獨立不可了。我們既然曉得女子要得到解放，非得到經濟獨立不可；我們就應該進而研究怎樣得到這經濟獨立的方法。這怎樣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三)

關於這一層，曾經有許多人討論過，我也曾在那篇『男女解放』上討論過。但縱觀討論的結果，又可以分爲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的二種主張；第三階級的主張，是主張女子在財權上、教育上、職業上要求和男子平等；第四階級的主張，是主張打破現存私有的經濟制度。我是主張後者的。

(四)

男女在財權上教育上職業上的平等，當然也是女子解放問題中重要的問題。但從種種方面看，這些平等，一方面只可以認爲女子得到了經濟獨立以後的結果，決不能視爲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一方面又可以視爲女子直接從事打破現存經濟制度的準備，決不能視爲得到經濟獨立的直接方法；一方面又可以視爲只是少數特權階級底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決不是全體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

我們在討論這問題之先，須明白我們要求女子解放是要求全體女子底解放，並不是要求只幾個特殊階

級女子底解放；我們要求女子解放的精神是因為女子是人，只要人類裏面有一部分人處在不平等地位，無論男女我們都應該要求解放，不應該只為幾個特殊階級的人要求解放。如果說我們要求女子解放的精神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我們所要求的女子解放只是幾個特殊階級女子底解放，那就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了。我們要把這一層意思明白了，然後纔能容易討論。

(五)

我們看主張女子在財產上教育上職業上要求和男子平等的，大概是說女子之所以不能經濟獨立，是因為男子有承受遺產權，管理財產權，而女子沒有；因為女子不能和男子受平等的教育，所以沒有同等的智識和技能與男子在經濟上競爭；因為有許多職業沒有向女子開放，而且同一職而報酬比男子低劣，所以女子在經濟上不能不輸於男子。我們也承認這些平等是以緩和現在女子底苦痛，但不能認是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縱算有少數女子能夠由這些平等得經濟獨立，但這種經濟獨立是要有遺產可承受，有財產可保管，有受教育的能力，有得到職業的機會的女子，纔能享受；那般沒有遺產可承受，沒有財產可保管，沒有受教育的能力，沒有得高等職業的機會的女子，就不能享受了。我所以說這方法只能在一方面認為是少數特權階級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決不是全體女子得到經濟獨立的方法，也是為此。我們不看別的，只看現在社會底情形，就可明白了。在現在社會，男子相互間在財產上教育上職業上都是沒有限制的；他們却還有一大部分處在非解放不可的地位，這不是我們一個極好教訓麼？

至於教育和職業，那就更有要我們注意的去處了。我們要知道，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智識，技能，職業；並不是得到經濟獨立的要素。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真是經濟獨立，在生活上不受人支配的，只有資本家。但資本家並不一定要有智識和技能；他們多是一事不作，安享榮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職業；而他們手下雇用的腦力勞動者比他們底智識和技能都要高，却和體力勞動者一樣，也是一天作到晚，一夜作到天亮，一年作到盡頭，都束縛在一種職業範圍裏面；然而這些勞動者還是經濟不能獨立，在生活上非受一般資本家底支配不可。於此我們也可曉得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教育和職業並不是得到經濟獨立的要素了。

如果說資本家之作資本家，就是職業；試問這種職業和由這種職業得來的經濟獨立，即是我們女同胞和立在人的地位上主張女子解放的人們所要求的職業，所要求的經濟獨立麼？這種職業和這種經濟獨立，又即是全賴女子所能享受的麼？現在社會底現象，不是我們一個極好的參考品麼？

或許有人要說：『我們要求經濟獨立，也不是要做資本家，也不是要希望安樂的生活，只是要能夠自食其力，以脫離家庭底桎梏。我們只要能夠脫離家庭，就是在資本家底工場農場裏面作腦力或體力勞動者，也是願意的』。那麼，我們就要問了，女子解放還是只在女子由家庭解放出來呢？還是要由一切桎梏解放出來而為人呢？如果說女子解放只在女子由家庭解放出來，那麼，現在的勞動者解放運動又是多事了，這又不合乎我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要求女子解放的精神了。如果說女子解放是要女子由一切桎梏